

芥末文丛

JIE MO WEN CONG

Women

鸿雁◎著

难懂女人

女人难懂，

那是上帝给男人设下的一个个盲点

下

魔鬼保护下的女人是男人
心中永远的女神

大众文艺出版社

芥末文丛

JI MAI WEN CONG

Women

鸿雁◎著

难懂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女人的归宿：爱的港湾

最常听到这样的话，女人说：嫁那个爱自己的人，爱那个自己爱的人。嫁人，是她的宿命，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她们也梦想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们也渴望着“海枯石烂，永不相负”。然而，即使红盖头掀起来的那一刻，她们还悠悠地飘在云际。望着面前这个男人，心里涌上的是欢喜、是伤悲、还是茫然？她不知道，没有人告诉她答案。女人对婚姻所持的态度，在潜意识当中像个孩子。孩子的思维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三岁的小男孩看见大街上一对叔叔阿姨结了婚，直愣愣地盯着，然后满腹心事的模样：“我也要结婚！”他的郑重其事，惹得身边的母亲哈哈大笑，便逗他：“和谁呢？”

“和你呀！”他显然对母亲提出的问题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

“因为我最喜欢你！”

女人结婚的理由，有时也就这么简单。

男人给女人打电话：“喂，青青啊，我们马上就要分房了，最后一次分房，你看……”“哦，哦”两声，女人放下了电话，她的内心是一半儿受了抚慰，一半儿有了落寞……

江河入海，花落归根，人世万物都有一个归宿。女人视嫁如归。

大多数女人，还是用把自己嫁掉的办法，把自己解决掉：有时候出于甘心情愿，有时候带点可怜与无奈。有许多女人，不是一直都有这样的认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爱，莫过于向她求婚吗？被男人求婚预示着她将有与前一生命运不同的归宿。

女人在投入朝思暮想的男人怀抱的那一瞬间，也因此而有了爱情的归宿，而且是幸福得令人嫉妒。

一代影星风华绝代的张曼玉，两年前，嫁给了法国导演阿萨亚

斯。在她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幸福地感慨：我找到了一位好男人！而且还娓娓道出出嫁后的幸福，“我欣赏法国人享受生活的态度，他教我如何处之泰然，在工作的过程中寻找乐趣，快快乐乐去领取应得的收获”。她还津津有味地向人细说她在爱情港湾——巴黎的幸福生活——“我在巴黎，每天都过得很随心所欲，可以上午逛一条最小最小的巷子，可以去买菜，也可以不买，我们可以随兴到饭馆去吃，去看电影、看展览、听演唱会，也会呆在家里自顾自的看书，在巴黎，每天都可以找到新鲜事物，吸收新东西，就像呼吸一样，生活平淡却充实”。

那位爱她的男人，是从不要求她做什么，包括不要求她生孩子，他还鼓励她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张曼玉说：“他是个好男人，我真正找到一个好男人，否则我也不用花这么多年去千挑万选，总算值了。”她说带着满脸的幸福，带着满脸的骄傲。

这是一个陶醉在男人怀抱里的幸福女人。

据英国《太阳报》披露，被誉为世界网坛第一美女的库尔尼科娃已经与俄罗斯 31 岁的冰球明星谢尔盖·费多罗夫秘密举行了婚礼。如果是事实，这件事恐怕要让全世界男人眼馋了。

还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天某人散步去了天桥，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吃力地背着一个女孩儿上天桥，额头渗着细密的汗珠，他想过去搀扶，并问那小伙子：“她生病了吗？要不我帮你叫车送医院？”

已到了天桥之上，那女孩儿忽然大笑起来，小伙子忙道歉：“对不起，谢谢您，我们在玩游戏。”

旁观者惊讶了。

那女孩儿好半天才停住笑，对此解释说，今天是我们的结婚 3 周年纪念日。想让他送我什么礼物呢？背我上天桥吧！才 3 个来回，就累了。将来结婚 30 周年，我让他背 30 个来回，累死他那把老骨头……

女孩儿趴在小伙子肩上又笑了。

真正的女人，她最陶醉于这种归宿，她安然的享受那份幸福。



有个女人向人倾诉了这么一个故事。

她说，人到中年，半夜醒来，便再也睡不着。人家说那是一定年龄段中的特征，她却怕那做了一半的梦硬生生地给断掉，剩下那不长不短的黑夜，想那说不出的心事。昨天晚上他来了个电话，很简短地问了好，就挂了。自春节后他很规律地每三个月打一次电话，一个季节一个问候。

他从京郊农村来，比她早一年当的兵。性格上他们俩是有点南辕北辙，他话少得厉害，而她的嘴巴却一分钟不说话就难受。但不知为什么，他喜欢和她在一起，对她非常好。举个例子说，她爱吃零食，他只要外出就必会给她带回些黄瓜西红柿什么的。每年沙果成熟的时候，他都会摘回来好多，放在门房里，女兵们都去哄抢，只有她悠闲地站在一边，因为她知道，最大最甜的，他都给自己拣出来留着呢。有一天，他红着脸跟她说家里要给他定亲，她说你愿意就定呗。当时，她想他为什么跟自己说这个，更奇怪他的脸为什么要红得像苹果似的？只为那时候她太年轻了呀。

他先复员了。走的时候，她看见他眼圈红红的，趁人不注意他偷偷塞给她一张照片，是他的。起初，他们还保持着通信，她知道他结了婚，有了孩子，后来终于没了消息。她转业上班后，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打听到了她单位的电话，也就又取得了联系，只是有些生疏，握着话筒，没有声音，不知对方还在不在那边。

年三十儿，她在家里约了一桌牌，快12点了，他忽然打电话来，“有什么事？”他说，“没事，只想听听你的声音”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再来电话。又过了半年，他忽然来到她所在的城市。10年了，他的变化很大，她几乎认不出他来：胡子拉碴，脸黧黑，衣服倒是崭新的，手里拎着一个大旅行袋，里边不知装着什么，看起来挺有分量的。晚上，她给他接风，他依然沉默得很，得让她像挤牙膏一样，维持着饭桌上的谈话。

“来干什么？”

“看看你。”



“我变了吗？”

“老了。”

她笑，说，从一见你你就没认真看我一眼就知道我老了？他也笑，说，看了。她又问他，你妻子知道你来这里？他说，她连信都不让我给你写。她笑了出来。他呆了一下也笑了。那一顿饭菜几乎没动，酒却喝了不少。他像是渴了，喝酒跟喝水一样。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留下了那个旅行袋，里面满满地装着北京果脯，当兵时她最爱吃的零食。

接下来的几年，她的感情遇到了问题，情绪极不稳定，一次他又“想听听你的声音”，被她劈头盖脸的发了一通火，最后，她狠狠地说，没事儿不要给我打电话，我又不是救死扶伤的药。他果然再也不给她打电话了。事后，她很内疚。寻找机会特意去看他。他开了个店，挺大的，装修却很粗糙。她说这店就跟你一模一样，太实在了，跟不上时代。他听了只是笑。吃饭时他的妻子始终在厨房忙着，不肯出来见他们。告辞前，她说，去向你妻子打个招呼吧。他迟疑了一下，说，别说你是从××来的。她笑了，问，有什么关系？他脸一红，说，反正你别说。但他的妻子根本没有问，她说，下次再来。她和他一样，也是很实在的人。

在感情上，她是个晚熟的人。人到中年后，才体验到感情带来的喜悦与伤痛；在那些无眠的夜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后，她竟常常想起他来，直到这时才对他有了一点点认同。她甚至发现自己与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对于明知道得不到的感情，双方都固执地争取着，守着，候着，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式。

“这种固执就是夸父追日的固执，艰苦与寂寞中，你的声音是甘泉。你不必害怕，其实一切与你无关，我别无所求，只想听听你的声音。”

茫然的女人，往往在爱自己的那个人成为别人的丈夫后，才渐渐体会到了一种失落。“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女人，在爱的旅途中，会有多少遗憾啊。



柳讲了一个故事。

那天我生日，我精心烹制了满满一桌丈夫爱吃的佳肴，然后薄施淡妆，呆呆地坐在桌前，期望着丈夫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回到家中。他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而且走得很远，在我内心深处……

夜越来越深，在焦躁的等待中，忍无可忍的我终于鼓足所有的勇气，拨通了丈夫的手机，并试探着，小心翼翼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请你回来一趟，我们再好好谈谈好吗？”

电话那端的他，稍稍沉吟了一下，冷冷地说：“你不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吗？不要纠缠我，否则我会看不起你的。”随着他那挂断电话的声响，我的心，就像悬在半空中的精美瓷器，突然被摔到冰冷的水泥地上，碎得惨不忍睹。我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压抑许久的泪水夺眶而出，禁不住失声痛哭，委屈、羞辱、不平、恼怒一齐涌上心头，我哭得肝肠寸断，感到万念俱灰。

就在我感到最伤感、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刻，电话铃骤然响起，唤醒了我几近麻木的意识：“柳，你好吗？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强！被我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初恋情人，我未语泪先流，握着听筒哽咽失声。他感觉不对，连声问道：“柳，你怎么了？别哭，你说话呀！”我拼命想忍住压抑的抽泣，听他焦急地说：“我马上过去！”

当他叩开我房门的一刹那，四目相对竟无语凝噎，他无限爱恋地盯了我足足有一分钟，满眼的痛楚让我无话可说，沐浴着他亲切期待的眼神，一种像在外边受了欺负的孩子，见到家中亲人的委屈涌上心头，我忍不住语无伦次、泣不成声……听着听着，他痛心疾首下意识抓起桌上已经打开的红酒，一杯接一杯，不一会儿他已经将两瓶红酒喝完了。他缓缓站起身走到我身后，拥住我的双肩，用低沉柔和的话语说：“柳，我让你受苦了！”短短的一句话，包含着深层的理解和无限的关爱，一种久违的暖意在我心中充塞。在他的怀抱中，我突然有一种漂泊的船儿又回到了踏实的港湾的感觉。



我清醒地知道，那是我灵魂的归处啊，我那激情方舟漂到哪儿去了呢？

在一个女人的墓碑上就刻有这样的铭言：这里葬着迪亚士·玛莎，她逞能自负……度过 70 年的岁月，最后她宁愿给虫蛀蚁蚀，也不愿献身于爱她的男人。

——这是一个老处女的坟墓，是否是她生前的爱慕者给她立的墓碑，就不得而知了。碑文如泣、如诉、如怨，一切尽在不言中。

女人的孤独：成熟的伴侣

孤独是用精神支付的高消费。孤独的女人通常是成熟的女人，她们一般有自己的事业，宽松的经济，有丰富而又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这样的女人在孤独里往往有深刻的思想和灵巧的属性。

孤独的滋味是很苦的，但孤独却很有味道。一盏灯，一本书，一杯茶或一杯咖啡，坐于书房，或坐于 25 层的楼顶，品书、品味，看红尘滚滚。孤独的人往往在这样的時候有许多感怀、感念，有冥冥的一心相通，这样的女人称之为美，称之为成熟。而和她一心相通的却是不相识的人，或已死去，或未出世，总之有这样的人和她对话。所以孤独的女人不寂寞。当然，孤独不同于寂寞，寂寞了可以叫上同事、朋友去舞厅，去迪厅，许多人一跳一吃，一唱一闹，寂寞也就过去了。而孤独是没有人能把它赶走的，孤独是长驻心灵深处的。寂寞是写在脸上，寂寞说白了是个环境，无人，无声，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慌，寂寞的人从没有感到过快乐，寂寞的人感觉是世界抛弃了她。而孤独不是这样，孤独的人感觉世界容纳了她，还给了她理想和深刻的智慧。孤独更不属于环境，只属于自己，就算有再多的朋友、家人在身边，陪你说笑，你仍会感到孤独，属于自己的这份孤独，你细细品尝它时，会觉得有一种飘然惆怅的美。

孤独会上瘾，特别是对女人，凡是经历过一次孤独的人，终生



都会去依赖和寻找这种感觉，像中了毒瘾一样，戒是戒不掉的，人有孤独感时，便会与所有心灵无法沟通的人产生距离，同时她又会在这种距离中孤芳自赏。孤独者都很难掩饰孤独那种特有的无奈与坚韧的痕迹，只有当她能够反过来驾驭孤独时，才可能从表面上衰减孤独。

事业成功的女人经常是孤独的，而且她事业的高度，同她的孤独成正比。她站得越高，孤独感会越强，“高处不胜寒”。这种孤独与她的心境有很大关系。下属因为一种心理，惧怕上司，还是疏远好；她自己又是因为一种心理，上司距离感等原因蒙上一层纱，久而久之，她首先会感到寂寞，然后在某一个深深的夜里，一个人握着咖啡陷入一场孤独。

丽和玉是好朋友，大学时一个宿舍，铁得不能再铁的姐妹，毕业又同时分配在一个公司。两个性直率外向而又泼辣，像个男孩子；而玉，是那种内向而文静的女孩子，她们在公司和在大学一样，出则成双，入则成对，有时衣服也穿的一模一样，大家都说她们像亲姐妹。一年后，由于玉稳重，工作表现出色，而一举提拔为部门经理。丽这时比玉还要高兴：“姐们儿，高升了！庆祝庆祝吧！”玉是不想这样出风头，但她禁不住丽的一番好意，下班的时候便带领部门员工十几个去了公司旁边的一个酒店。席间，丽更是大谈她们的铁，大谈玉的“轶闻趣事”，连玉曾经在大学里暗恋一个男孩，苦恋三年而无结果的事也抖落了出来。玉当时就很尴尬，但在酒会上没有发作，这时公司的员工也都沉默不说话。丽还是没注意到这些细微的变化，她一直谈到庆祝结束还不忘说一些恭维的话：“姐们儿，不要忘了我啊！”

至此，丽有事没事总往玉的经理室跑，并且一进去就关上门，神秘地说上两三分钟。玉有一天对丽说：“不要这样吧，姐妹是姐妹，现在是上班时间，有话下班再说吧。”丽隐约意识到了什么，恼恼地走了，并且好久没有找过玉。在一次评先评优时，玉的心里也想了丽，而且丽确实做的也不错，但是，为了让别人不说闲



话,不说玉利用人情搞奖励,便没有把这个奖给丽所在的班。一向工作勤恳的丽的确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因为这她遭到全班的指责。丽便跑到经理室找玉理论,“什么姐妹,什么经理!”然后甩门而出。不久批下来一个部门经理名额,这个部门需抽调一个人过去,玉便推荐了丽。在送丽应职的那天,玉说出了心里话:“好想回到大学的时光,与你无忧无虑的称姐道妹。唉,现在我是不得已,其实,每夜,我都会想起大学时我们经历的故事,我好孤独。”丽搂着玉,大哭。

事业成功的女人,从表面上看,改变了人的地位,然而最本质的是改变了人的心理,事业成功的女性站在事业的高度看四周,便会与丈夫,朋友,情人,亲友产生距离。这种情形很像一个爬上电视塔尖的人,她的高度使她自己觉得很清楚地看到视角下的一切,那些她过去相识的人,如果达不到她现在的心灵高度,看她只能仰视。所以仰望她的人很难在精神上让她感到满意,即使她真心诚意地弯下腰去与那些精神水平低的人交流。

事业女性所处的高度决定了她对精神境界的苛求,这种苛求,不是像挑口红或时装那样简单,远比那些复杂。她们需要比她们更深层的精神状态,所以才有许多男人感到做事业女性的丈夫或情人比做搬运工还要辛苦。

这种状态也会给事业女性严重不适,内心经常会有空虚的感觉。她们时刻都在找寻,时刻都在渴望满足。她们希望生活中会出现一个能够征服自己心灵的男人。

萍,出自于高干家庭,自己又是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柱,是贫穷山区的孩子,仪表堂堂率真豪放,朴实可靠。他们结婚了,柱留在了萍所在的城市。萍先是在城建局上班。不甘平庸的她在一年后,辞职下海,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工程公司。而柱却更加忙了,下班进厨房,处理家务,洗衣,照顾老人,最后干脆辞职在家,专职做起了“家庭妇男”。萍在父母暗中关照下,接连承包了几个重点项目工程,顺利地完成了原始积累。不久又涉足房地产业,她的



交际能力和专业特长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公司利润扶摇直上，萍也身家千万，成为这座城市屈指可数的富姐。

随着事业的成功，萍的眼光也变得日益刁钻，在外的老总派头，也不时带回家里来。丈夫的殷勤和讨好不再让她心动，乐观豪爽在她看来变成了单纯和浅薄。为了哄生病的老人开心，柱总会讲一些笑话，自己有时也会笑出声来，萍就说他没一点成熟男人的深沉，还嫌他穿衣没品味，抽烟的姿势不好看……

萍曾带丈夫参加一个圈内朋友的聚会，那帮生意人看到柱拘谨生疏的样子，故意捉弄他，轮番给他敬酒，不知该如何敷衍的柱喝得烂醉如泥。

萍回家后对他大发雷霆，“真是丢人现眼，我是个处处都讲究完美的人，我不能忍受丈夫是个拿不出手的低能儿！”然后从这天晚上开始，萍决定改造丈夫。

柱喜欢穿宽松的衣服，但萍非要他穿西装打领带，而且强迫柱把平头梳成五五开的大分头。只要丈夫稍有不满，便大吼他无能，靠她养一类的话。

在夫妻生活上，柱更像一个机器人，妻子说行就行，妻子说不行就不行，而且要这样做，那样做。对柱来说“相爱”倒成了乞求的交易。

结果可想而知，柱要求做一个男人的尊严，他随初恋情人一起奔波，过起真正男人的日子，萍醒已晚矣。

事业型女人的生活中，征服她的男人少之又少。一个男人假若真的具备征服这种女人的底气，能用自己的精神与事业成功的女人进行情感碰撞，可以说是非常美好的享受。

孤独的女人也并非全是事业型的女人，一些事业并不成功的女人也孤独，因为这类女人非常聪明，而且心都比较高。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好的女性，她们的孤独同样刻骨铭心。

一个女孩在任何时候都像一只快活的小鸟，整天叽叽喳喳，朋友们都视她为开心果，而且围着她的男人也很多，没有一个人想到



她也有孤独。有一天深夜，她独自一人饮酒，还放声大哭。哭泣中，她打电话给我，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十分孤独。我很清楚，所有的快乐背后都隐藏着成倍的孤独和痛苦。

婚姻中的女人也有孤独，而且婚姻不幸的女人其孤独感比单身女人更甚，单身女子可以肆无忌惮的与不同的异性倾诉衷肠，而已婚女人却很难这样随心所欲。

那种被丈夫抛弃而自己又没有外遇的女人，她的孤独就会显得很无助，很苍白。她惟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等待最后的分离。此时的她，常常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悄悄的落泪，痛是撕心的。孤独让她又痛得很平静。

有些貌似美满而实际上有千万桶苦水的夫妻也很孤独。认识一对在公开场所非常和谐的夫妻，他们只要一回到家里双方就再难说话。为了维护场面和照顾方方面面的亲友关系，他们不得不强装笑脸，努力装出一种幸福状，并且还要痛苦地忍受不明底牌的人善意的赞美：“你们真幸福，真是天生的一对！”

孤独的女人还包括做别人二奶的女人。这些金丝雀的孤独，大多伴着恐惧和担心，以及重重的不安，因为二奶不受法律保护，男人说走就走，而且大多签订的有协议。更麻烦的是遇见大奶，大奶会扯二奶的头发和打二奶的耳光。

二奶与情人不同，二奶没有情人那份潇洒，所以二奶不管有多风光，也注定只能躲躲闪闪。每当过年过节就是二奶的“忌日”，那些从来不回家的男人，此时都会归家，在节日热闹的背景下，二奶总会孤独得滴血。

有人说，二奶的样子很特别，有一种灵魂与肉体错位的感觉。其实就算是那个包她的男人每天和她在一起，她的心也不会踏实，只要金丝雀一天不脱离围笼，孤独就会像离不去的阴影。

所有孤独中最令人难以承受的是灵魂的孤独。许多人孤独可以找人倾诉，也可单相思一个自己爱的人，甚至可以靠怀念离去的人来安慰孤独，但灵魂孤独者却没有这些幸运。她们没有任何值



得倾诉、相思和怀念的对象。她们没有目标和希望，她们真如大海中孤独漂流的船板，茫然地目送着日月的变迁。由于生活中没有具体能交心的人，于是她们会转向书本。但书本往往让她们更敏感，更超越，进而更孤独。

许多无端自杀的人，通常都是灵魂的孤独者，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痛苦远远超过其他孤独者。在大西北嘉峪关外卧轨自杀，年仅39岁的海子，在寂寞的荒岛上杀妻又自杀的顾城，这些都是大孤独者，正是这世界的悲哀，他们也是大智慧者，但整个世界都没有一个可交心的人，孤独来自他们灵魂的恐惧。《说唱脸谱》的谢建，也在旧历年的初一，跳楼自杀，这来自于灵魂的压抑。

有位曾有过美满婚姻的女士，丈夫在女儿很小时便去世了，这位女士坚强地把女儿带大。许多年来，她生活得井井有条，心态也很稳定。

女儿出国留学时，人们第一次见她落泪，以为她触景生情，便安慰她说，女儿会回来，亲友们会去看她，保证不让她孤独。结果她告诉大家，她一点也不孤独，因为她从来就不觉得她丈夫已经去世，她感到他一直在陪伴着她。

女儿说：“妈妈其实是幸福的，她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这种爱是她和父亲的灵魂铸成的，无论何时，他们的灵魂都会在一起。”

心灵相通是解决孤独的关键。孤独的女人，要勇敢地敞开自己的心扉，让那些能与自己心灵沟通的思想，徐徐不断地抚摸自己的灵魂。

网络虽然很冷漠，很没有稳定性，但网络也不失为你自救的好渠道。你可以尽情诉说你的思想，让灵魂响应许多灵魂，注定会有某个灵魂会碰撞出火花，直至化冰为花，春意盎然。

女人的感觉：敏锐

女人大多是靠感觉活着的，但这不是说女人幼稚，这是女人聪



明的独特之处。女人感觉忠于女人的心，是因为女人的感觉的角度很特别，它是从内到外的并作用于内。女人细腻、敏感就是从这方面说的。

感觉是女人生命中的亮点。它不仅照亮女人，同时也给女人一种灵气。感觉来自于内心，是女人潜意识最本质的显现。

感觉是两个人用真情和心撞出的火花，女人的感觉就如“一见钟情”。如果不是“一见钟情”，那么，女人对于男人爱的感觉是感情堆积的。

感觉是女人眼中不断闪现的欲望，它放光，而且吸引男人，感觉是女人感情的直接外露。有感觉时，女人话很多，容颜也会绽出美丽的光彩。

女人的感觉是她灵魂的忠实卫士和亲密的朋友。一个女人如果想与某个人的灵魂沟通，首先得经过感觉的关口。

女人对没感觉的男人不会将灵魂交付于他，并与他重叠。男女之间的爱，就是灵魂重叠的结果。

一般女人说：感觉很微妙，就是已通过了女人的感觉这一关口。关系可以深入发展。

女人都很明白，如果仅以身体优势与男人交往，没有心灵的相互感应，再美的身体也很难长期吸引男人。吸引本身是一种感觉，很迷人的感觉。迷人，就像一个女人说某一个男人很性感一样，她靠的就是特有的感觉。无论男女，只有坦诚地凸现出自己的真实，相互的感觉才可能真正地启动，女人重视男人的自信，男人也重视女人的自信。感觉分级别，不自信的女人感觉级别很低，即使长得再漂亮，也不会让男人迷醉。

所以说，女人是感性的。她喜欢一个男人时，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同性，缺点也是一种美。但如果她讨厌男人时，这个人的任何殷勤也会令她恶心。这种时候，你不要单纯的说她无情，说她冷漠。明白女人感觉的男人，会立即放弃殷勤，而且并不恨这个女人。

女人的感觉有时非常特别，甚至会与所有人的感觉不同。一旦女人认准的感觉，除非是她自己让这种感觉消失，否则很难改变她。最突出的表现是女人在少年时刻画的“白马王子”，她20年都将不会改变。可以说，女人在20岁之前选择男友，或者拒绝一个又一个男人时，女人就是按照这个最初的感觉来判断的。女人后悔，是因为她的感觉曾欺骗过她。

女人的感觉，是女人的魅力和价值之所在，如果男人刻意去改变她，要么是徒劳，要么是让有灵气的女人的个性活活磨灭，使可爱的女人面目全非。背离真实自我的女人，无论多么柔顺，都缺乏鲜活的感觉。女人的感觉是女人可爱的灵魂。

女人对成熟的男人的确容易有感觉，真正成熟的男人显得简单和真实，在这种男人面前女人也会变得简单和真实。在深邃男人面前，聪明的女人会觉得自己很透明。她们一切都不用掩饰。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女人经常会觉得平庸、低微，常常找不到感觉。

女人在对感觉的追求中，她们一方面要刺激感，同时更要安全感。女人天生需要被男人征服，又需要男人的保护。女人只有在刺激而又安全的感觉中，状态最好，活的也最坦然，而且有声有色。

女人对爱情的感觉可能是多彩而灿烂的，但女人对婚姻的感觉就比较单一。女人会视婚姻为自己的孩子，不仅盼它成熟，还对它充满自私。对同性的窥视充满敌意。凡是充满散漫状态的女人，一般都不想结婚，想要结婚的女人在情感上肯定很自私。自私是女人走向婚姻的感觉。

不想结婚，却经常热烈恋爱的女人，她追逐的是“爱”本身的感觉。

在生活中如果感到无聊、无奈或枯燥，是缺乏感觉所致。这种时候，女人要学会一种生活态度，换一种角度去思想、思考，更要勇敢地去改变现状。

女人最大的可悲不是欲望和幻想太多，而是实实在在的感觉



太少。感觉是生存质量的体现。女人口口声声说的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其实就是珍惜感觉。缺少感觉的女人很像丝瓜，空洞而又干瘪、无味。女人的疯狂购物，疯狂浪费时间，就是缺少感觉的象征。但女人这样疯狂之后，空虚又会大增，冲击的感觉缺口更大。

感觉是女人长长的人生旅途中温馨的驿站。回忆中那些闪亮的东西，是女人经历过的感觉，所以女人对回忆很看重。这是女人人生的价值。

女人追逐感觉。女人说：感觉很美好。

女人的累：无奈的坦言

现时的女人都喊累，累主要是因为女人的欲望太多，太高。女人的累也都是累在心里的。过分的心累是太多的杂念所致。

珊一心想出国，想去日本，但由于留学中介公司收取的费用太高，珊不得已用借来的5万元通过“蛇头”，找到一个日本的老头中田，以“假结婚”的日本妻子身份，辗转到了日本。她被蛇头安排在中国人集中的池袋区一家小中华料理店打工。珊边打工边挣钱，但她最想的是和日本老头中田办理离婚手续，取得合法身份，去大学学习。但中田假惺惺地一拖再拖，并且开导她说：“现在办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又没钱进学校念书！不法留居者，在日本根本不受法律保护，大使馆和警察都不会管。不如我们先以夫妻名义做个朋友，等你攒够了钱再进学校读书，那时候你日语也过关了，离婚的时机也成熟了。”珊被“丈夫”一番好心肠打动，况且他说不要维持这种婚姻关系的手续费，只希望交个朋友而已。从那以后，中田常常来看她，偶尔也请她出去吃饭，他们真的似乎成了忘年交。一天，中田打电话要珊到他家去商量离婚手续的事。心急之下，那天晚上工作完成后，她急匆匆的赴约。中田住在破旧窄小的15平方米的公寓里。关上门后，中田忽然兽性大发，向她扑去，并威胁珊说：“你不从，我就不给你出手续，办签证！”珊成了被套牢

的羔羊，只有忍辱的份。珊知道摆脱噩梦的出路只有离婚。然而办理离婚需要夫妻双方签字，中田当然不会同意。

第二天，她遇见了中国留日学生李义，他正读研究生。李义听厂珊的哭诉之后，义愤难挡，抓起电话痛斥中田，并警告他不准再骚扰她。中田回话说：“想离婚！不拿出1000万日元休想！我还要到人管局把你的事抖出来，马上你就会被遣送回国。咱们走着瞧。”

不得已的珊和李义到当地的家庭裁判所提交了要求离婚的材料。珊选择了离婚理由栏的“性格不和”。但中田的阴险狡诈与卑鄙远超出了她的想像。

第一次调解，中田换洗一新，刮了胡须，穿西装打领带，对调解员彬彬有礼，毕恭毕敬。他一方面对珊表现出温情体贴的样子，一方面把自己扮成一个被另有新欢的妻子遗弃的老人，动情处还泪花闪闪。最后调解员说：妻子可否考虑抛弃新欢与深爱自己的丈夫重归于好。李义听了调解结果气炸了肺，立即打电话又把中田大骂了一顿。第二次调解时，中田使出了杀手锏：他暗中拍下了珊和李义出双入对的照片，李义的痛斥也被他录了音，作为“用暴力语言恐吓、威胁一个无辜老人”的证据。

形势倒向中田这一边，调解员非常同情中田的“遭遇”，他们认为不得已离婚，中田应得到相当数额的“精神补偿费”。珊日语不好，又加上精神混乱，一下子讷讷不能语。走出家庭裁判所大门，中田向她狰狞一笑。无奈之下，珊来到东京中国大使馆寻求保护，然而如中田所言，伪造结婚的非法入境者是不受大使馆欢迎的。很明显，中田想榨干她最后一滴血。珊决定撤诉，静观其变。

抱着侥幸的心理，珊和李义伪造了中田的签名，偷偷向新宿区区设所投交了与中田的离婚申请，离婚被正式受理了。但两个月后，池袋区地区家庭裁判所向珊发来了家庭审理的传票。理由是：冒充中田本人的签名提交离婚申请，犯了“伪造文书罪”，要判处3个月至3年的刑罚或罚款；其次没有中田本人真实签名的离婚证